

傳播、評論與教研

古典文學研究之概況與特色

◎張雙英

一、前言

民國八十五年，雖然受到若干傳播媒體與機構刻意推動現代文學研究的影響，台灣地區古典文學研究的熱度並未曾因而稍歇。相反的，其研究的數量、方法和成果均有不少推陳出新、令人肯定之處。

一般說來，我們台灣地區有關古典文學研究的概況與成果，通常都是經由下列數個方式來呈現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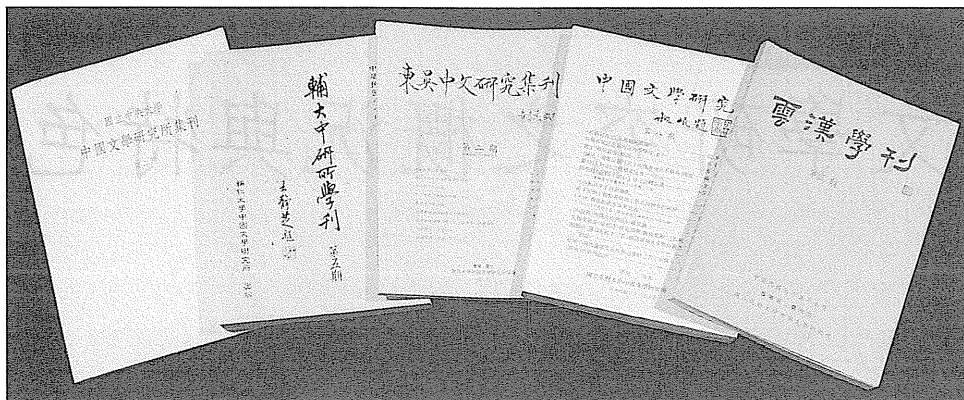
(一)各大學中國文學系（國文系）的博、碩士論文。

(二)各大學、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的全校性學報，例如《清華學報》、《政大學報》、《嘉義師院學報》、《高雄工



各校學報發表不少古典文學的研究成果。

（政治大學中文系提供）



研究生在古典文學研究的質量上都有所提升。(政治大學中文系提供)

專學報》等。

(三)各大學文學院、中國文學系(國文系)、研究所的學報。前者如中山大學《人文學報》、中興大學《文史學報》、中正大學《人文學報》等。後兩者如《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》、政治大學《中華學苑》、台灣大學《中文學報》、東吳大學《中文學報》、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》等。

(四)各校中文研究所研究生的自辦刊物，如東吳大學《中文研究所集刊》、台灣大學《中國文學研究》、中山大學《中文學刊》等。

(五)公立學術機構之刊物，如中央研究院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、國立中央圖書館(已改名為「國家圖書館」)漢學研究中心《漢學研究》、國立編譯館《國立編譯館館刊》、故宮博物院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等。

(六)社團與書局、出版社之刊物，如《國文天地》、成功大學唐宋文學研究室之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以及學生書局、文史哲出版社、文津出版社、華正書局、新文豐圖書公司等出版之專書。

(七)學術會議論文集，如《美學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、《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、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的《古典

文學》等。

二、民國八十五年古典文學研究的狀況與特色

綜觀民國八十五年內的上述諸項資料，古典文學研究的涵蓋面頗廣；若從「文類」的角度來看，它包括了詩、辭賦、文(古文、駢文)、戲曲、小說、神話文學、民間文學，以及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等。至於在數量與水準方面，也都值得肯定。底下即從其研究狀況和特色兩項，分別勾勒出其大要。

(一)研究狀況

1. 研究生之論文

由於台灣地區大部分的大學均設有中國文學系(國文系)碩士班與博士班，所以學位論文實屬本項研究之重點。惟因受到清末、民初時以「國學」為系名的影響，其歷來的博士、碩士論文皆包含了經學、史學、子學、小學和文學等。而在「文學」的領域中，則因受到教師專長、資料禁忌等拘束，故以「古典文學」的研究佔了絕大多數。

近年來，隨著戒嚴解除、資料的大量湧入，以及本土化思想的轉強等，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，「現代文學」，尤其是「台灣文學」的研究已逐漸受到青睞；而這情形已使得研究生的學位論文

中有若干比例選擇了「現代文學」為研究的範疇，並相對的減少了學位論文中的「古典文學」研究之數量。

不過，這一事實並未真正降低或減少研究生在古典文學研究上的質與量。因為，越來越多的中文研究所都要求研究生在畢業前必須發表過論文；而這一規定乃促使研究生們努力地撰寫論文（包括「古典文學」），以求發表於既有的學術刊物上，或在學術會議上宣讀，或甚至於在自己的研究所裏辦學術性刊物，以做為發表同儕論文的園地等。當然，這些論文的篇幅並無法與學位論文相比；但在數量上，甚至於品質上，研究生的古典文學研究不僅未曾減弱，甚至反而提升了不少。

2. 大專院校中文教授和研究人員的著作

國內專科以上學校的中文教授、或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，也許是為了符合國科會有關學術研究成果獎助的要求，或者是受限於各種學術會議的撰文邀約，導致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，多以單篇的學術論文出現。民國八十五年內的古典文學研究，也可從各種學術會議的論文集，以及國科會補助的論文上印證這一情形。這一現象造成了國內的古典文學研究缺少大部頭、重量級專門著作，也使得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水準與地位無法全面提升。遺憾的是，這乃是

制度性的問題，並非任何個人所能改變。然而，我們卻未曾見到主管這方面的有關機構加以正視。

3. 大陸學者的積極參與

由於海峽兩岸均採取不反對，甚至於鼓勵雙方加強文化交流的政策，因此，在民國八十五年中，台灣地區有關古典文學研究的活動，到處都可看到大陸學者的蹤跡。我們可以舉學術會議和學術刊物兩方面為例來說明。前者如政治大學文學院在十二月所舉辦的「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」，共計邀請中、外學者發表論文近七十篇，而其中就有二十七篇是來自大陸的學者所提出的；後者如成功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於九月所出版的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二期，共計刊載論文三十二篇，其中，便有十七篇論文為大陸學者所撰寫。這樣高的比例，除了反映了兩岸間文化交流的熱鬧外，也點出了兩岸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，已經做到了彼此相互砥礪與切磋的情況。尤其令人感到高興的是，這一現象對提升國內古典文學研究的水準，實具有正面的意義。

4. 專題性學術會議之增加

台灣地區的古典文學學術會議，其內容大多選擇了以「年代」或「專人」為主，而以「主題」為輔的方式，前者如「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」、

「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」等；後者如「紀念司馬光、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」、「紀念元好問八百周年冥誕學術研討會」等。民國八十五年中，除了也沿續了這類型的會議，如「第三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」等外，也繼續辦理原有的以「主題」為主的學術會議，如「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」（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，85.5）、「中國詩學學術研討會」（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，85.6）等，但更令人注意的是，越來越多的有心人在刻意的強化之，如「晚明小品學術研討會」（政治大學中文系，85.3）、「中國文學史暨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」（政治大學中文系，85.10）、「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」（政治大學文學院，85.12）等。這類以專題為探討內容的研討會，因能將原本分散各地，而專長相近的學者的力量集合起來，一起對同類課題集中研究，故對這些專題常會達成更深、廣的研究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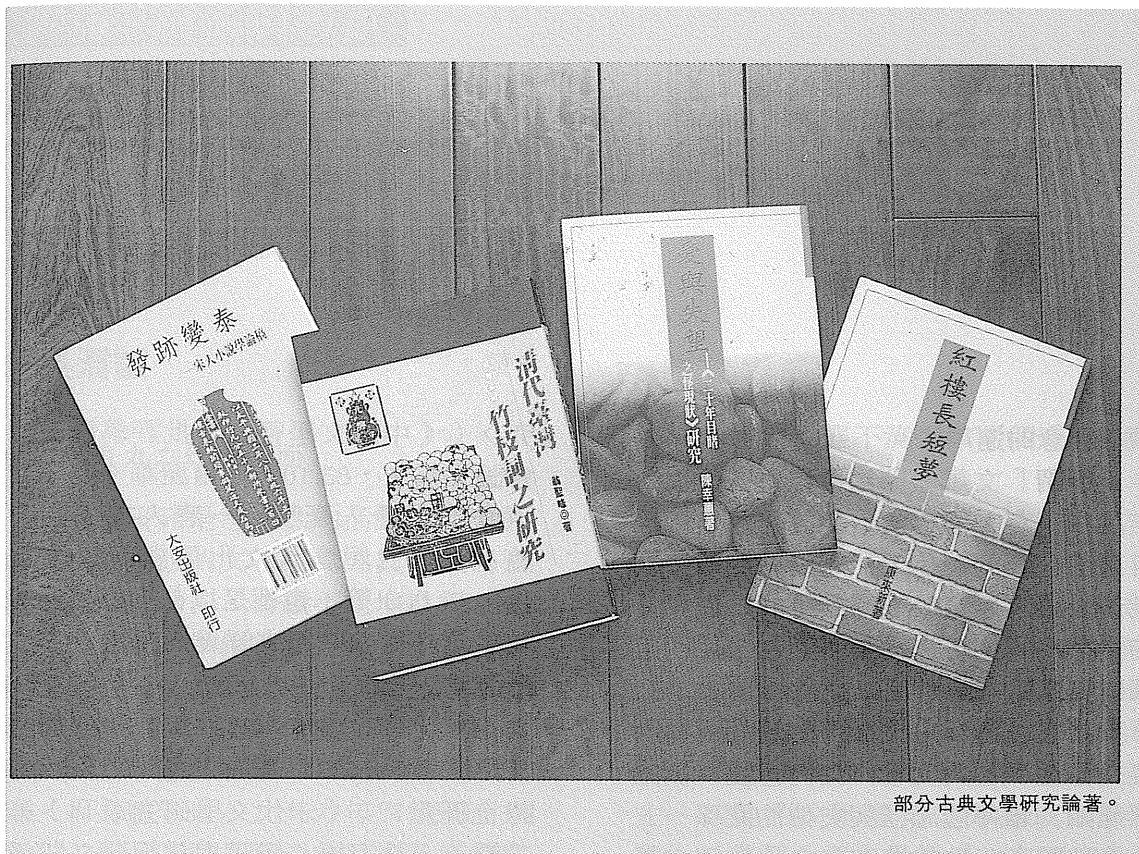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研究特色

1. 女性主義為立足點的研究方興未艾

在民國八十五年的古典文學研究裏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研究方法與成果，應數若干以「女性主義」的觀點為立論基礎的研究。這些研究，相對於美

國華裔學者孫康宜（耶魯大學東亞系系主任）以「女性主義」理論研究古典詩詞的情形而言，其特色為以「小說」為研究對象。底下即舉兩篇論文為例，稍加勾勒其重點：

首先是胡曉真的〈讀者反應與彈詞小說的創作——清代女性敘事文學傳統建立之一隅〉（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八期，85.3）。胡文選擇了「讀者反應理論」為研究方法，而從「女性主義」的觀點出發，探討清朝時出現的四部女作家的彈詞小說：《玉釧緣》、《再生緣》、《再造天》、《筆生花》之間的關係。胡氏經由細膩的挖掘與謹慎的論證，先敏銳地指出古代女性作家大都為閨秀才女。然後再引發她們在某些共同的興趣（如閱讀「才子佳人」小說）、共同的條件（皆有文學才華），以及共同的心理（一方面想像自己與作品中才貌兼備的女主角融合為一，以突破自己狹窄的實際生活圈子；同時，也想藉著創作來展現自己的文才，並博得名）等因素促使下的創作背景和過程：先經由閱讀現存的「才子佳人」小說以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；然後再自己動手續作一部小說，一者祛除自己對原作覺得不滿之處，再者更創造出符合自己理想的故事和人物。於是乃形成了一系列的：「閱讀」→「創作」之「讀



部分古典文學研究論著。

者」→「作者」式的女性書寫規律，並衍成一種傳統。這一發現可謂見解新穎、觀察敏銳。

第二篇是陳翠英的〈抗拒性對舌——試析「快嘴李翠蓮記」的女性意識〉（《漢學研究》第十四卷二期，85.2）。陳氏以「女性主義」理論為基，再揉合了「對話理論」，來探討〈快嘴李翠蓮記〉。陳文指出，這篇話本小說深刻地呈現出在兩性地位懸殊的古代，專統中國女子在嫁到夫家後，是如何艱辛地在此一既陌生又複雜的人際環境中，努力尋求恰當自處的情形。陳氏以嚴謹的論證，先說明該小說女主角的「自我語言」（即內心情思的反映）如何與外在權威（以夫權、父權為主的傳統社會環境）形成了強烈對立的兩造，

然後再以此來突出女主角那種反傳統規範（即以忠孝貞節為婦女典型）的特殊形象——她既為自己在當代做大聲的抗辯，也凸顯了作品的真正含意和作者的真正用心所在。這一研究也開發出研究古典文學的另一條大道。

2. 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與理論的消化與運用

前面所述及的二個例子，已提到了「讀者反應理論」、「對話理論」和「女性主義」等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理論。事實上，民國八十五年的古典文學研究，尚有不少論文的研究方法也是採用了西方的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。而除了上述以「女性主義」為立足點的研究外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應是有關「文

類」觀念的運用了。

所謂「文類」，是指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，有一羣相當數量的作品，因擁有某些共同的特色，如題材、結構、功能……等，以至於被稱為「同一文類」的作品。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說明這類研究。

其一是運用「文類」的觀念來探討某一（些）古典文學作品的意涵。例如劉苑如〈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——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〉（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八期，85.3）劉文首先指出，在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「史部·雜傳」類裏，作者羅列了七十多部屬於志怪的作品於其內。這些作品，就現代的認知而言，應屬於「小說」才對。因此，它們被《隋書》列入「史部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？接著劉文乃運用「文類」的觀念和理論，成功地推論出：原來，它們繼承了性質既正式而且嚴肅的經、史之特色——內容之主題與宗旨高於故事性的價值觀。因此，雖然它們的題材屬於靈怪類，但它們的作者之寫作態度卻是務實與認真的。換言之，它們被列入「史部」並非無因。

此外，如廖玉蕙〈表記文學源流考〉、尤雅姿〈中國笑話文學特徵之研

究〉（《中國文學暨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85.10）、蕭麗華〈宴坐寂不動，大千入毫髮——唐人宴坐詩析論〉（第三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，85.11）等，也都是以「文類」為著眼點，針對某些歷來鮮為人注意的文類做深入的分析，而頗獲創見之作。

其二是「跨文類」的研究。這類論文為數不少，如丁慧娟〈曾鞏「以賦為詩」研究〉（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二輯）、簡宗梧〈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〉、廖國棟〈試論辛棄疾「以賦為詞」的藝術表現技巧〉、葉幼明〈甌賦與清代駢文復興〉、徐培均〈試論秦觀的賦作、賦論及其與詞的關係〉（以上皆見《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）等。這些論文，都是將一般被認為屬於不同文類（如詩、詞、賦、駢文、變文等）的作品拿來做比較式的綜合研究，並成功地指出原屬於不同文類的作品，其實有時候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同樣特色的，甚至於有時候還有淵源上的關係。因此，這類研究不僅成功地深化了各個文類的個別意涵，而且也經由泯除了不同文類間向來被認為是彼此迥別的界限，而呈現出「文學」乃是一體的事實。